

WRITER  magazine

作家周刊

2012年6月20日 12/2012 总12期 PDF

作者介绍

西楠，80后女，著有长篇小说《纽卡斯尔，幻灭之前》，与人合编著《留学英国攻略：一个人的精彩英国》；创作发表诗歌作品近百件，散见《花城》、《诗歌月刊》、北美《世界日报》副刊、《新大陆》诗刊等处；曾先后于英国BBC中文部网站、国内《新快报》等媒体开设专栏；其余文字见《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国妇女报》、《中国女性文化》、英国《英中时报》、《伦敦时报》等；网易、新浪名博，“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想主义写作者”；现为海外华文创作团体“文心社”英国分社副社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员、国际写家联盟会员、《蓝》国际女性诗社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硕士，曾任媒体记者、编辑，翻译；旅居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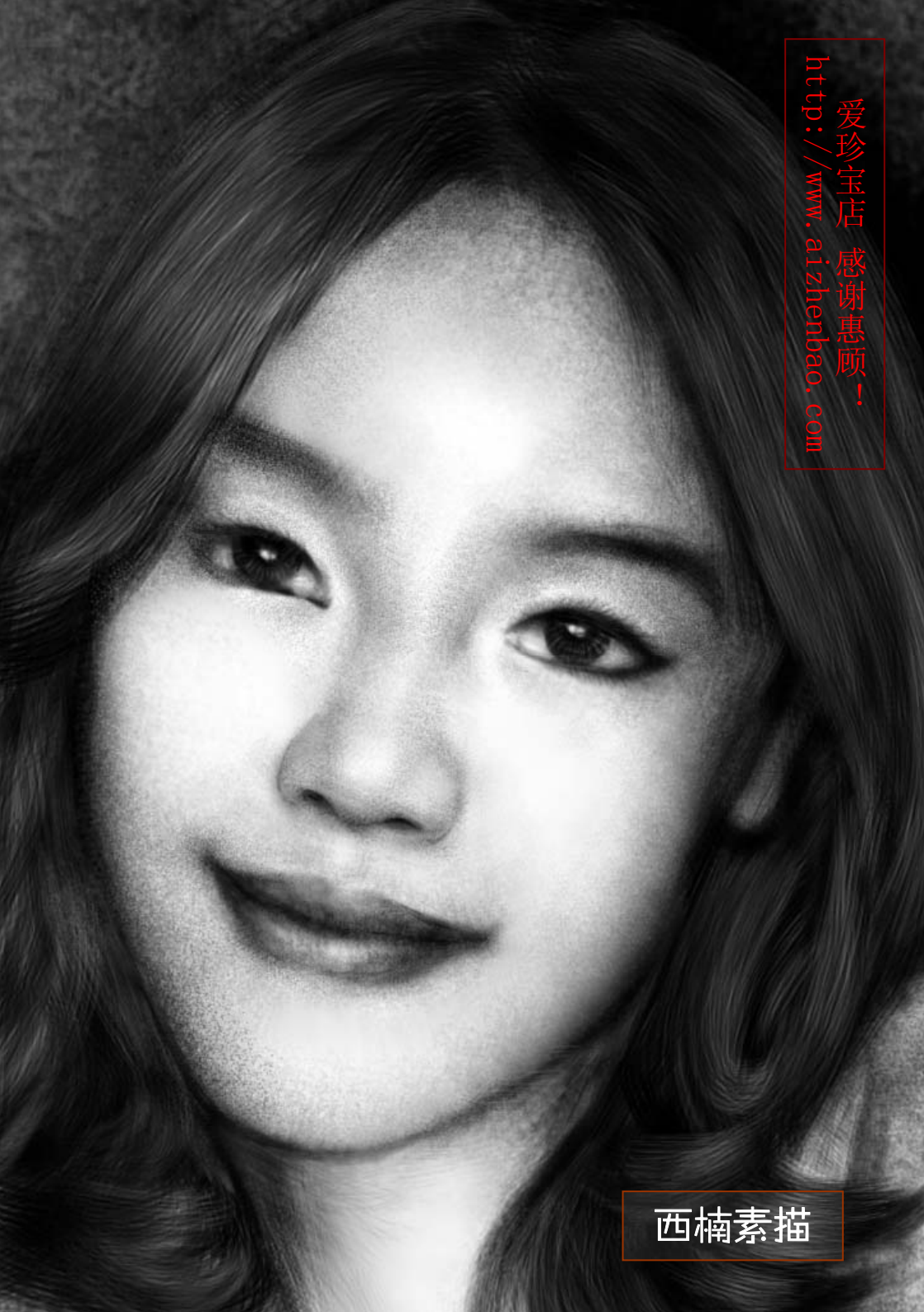
西楠 诗选

XINANSHIXUAN

1554 1810-2379



9 771810 237124



爱珍宝店 感谢惠顾！

<http://www.aizhenbao.com>

西楠素描

12/2012

作家周刊 WRITER MAGAZINE

[PDF]



主编：王舒

编辑：李憬/格桑/叶弥/羊羽

信箱：cnws@zsoccn.com

执行主编：李憬



西楠，80后女，著有长篇小说《纽卡斯尔，幻灭之前》，与人合编著《留学英国攻略：一个人的精彩英国》；创作发表诗歌作品近百件，散见《花城》、《诗歌月刊》、北美《世界日报》副刊、《新大陆》诗刊等处；曾先后于英国BBC中文部网站、国内《新快报》等媒体开设专栏；其余文字见《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国妇女报》、《中国女性文化》、英国《英中时报》、《伦敦时报》等；网易、新浪名博，“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想主义写作者”；现为海外华人创作团体“文心社”英国分社副社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员、国际作家联盟会员、《蓝》国际女性诗社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硕士，曾任媒体记者、编辑，翻译；旅居伦敦。



一团圆 5

妈妈别说了 6

醒与告别 9

病人，嘘！ 11

美丽千年 13

例行公事 15

癌 16

之间 17

聆听 18

在地铁 19

未遂 20

到此一游，过 23

民主斗士 26

后知后觉 28

一头猪，打不打抗生素 29

堵塞 32

摇篮曲 34

和自欺欺人没什么关系 35

美好畅想 37

舞步飞旋 38

在丢失注脚的地图上 39

没有同谋 42

混蛋，或是贞节之血 44

伪教徒 46

以爱之名 49

足 50

云端 53

囚徒. 等候. 55

这午夜 58

天空就要亮起来 61

那年 62

不可告人 63

一片巨大的荒原 65

什么村庄 67

向远方 69

灰 伞 72

裁 缝 74



一团圆

眼泪干涸后
死在小腹里

它曾存在于我的知觉中
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
小腹平静了

血腥的味道
混杂着排泄物的味道
还有呕吐的味道
于是
我遗失了它的味道

我所记得的它
是一团圆
仅是
一团圆

妈妈别说了

妈妈别再说了
大脑就要爆炸
况且还赶时间
邮局，超市，晚间加班
真的妈妈，别再说了
您想怎样您究竟想怎样
机关枪一样诅咒于事无补
再说我就去跳楼
每次挂上您电话
我真想跳楼
您总能叫我确信生活糟透了我一文不值
而忘记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唉唉能回到正题上来么妈妈
请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
妈妈
您没有在听
邻座女孩摔了电话
猛然跳起将咖啡弄洒

夺门而出前

以彻底的深情演绎了

怨愤

可她蹙脚地爱着您呢，那位妈妈

可是我爱您妈妈



醒 与 告 别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夏天不远。
我醒了。

再做一次回忆，这是真正的告别。
去年夏天—— 那时候肆无忌惮的高声哭笑。
去吧。静静流过我的身体。
像被一阵龙卷风席卷，
朝着反方向再不见踪影的荡漾开。

光洁的小腿睡着了。
再不会醒来。我知道。
你把我的脸在月光中捧起。泪水变成珍珠的
瞬间，我的重生得以宣布。

那么去他的超短裙吧。
即使涂着黑色指甲油，我也奇迹般的
重获少女贞操。

让我用最温柔的声音和你说话。
如果没有柔情，我们又怎么可能活下去？
你也要带我离开。就像自己离开一样的
带我离开。
我就长在你温文儒雅的十指之间。
握紧的时候，我乖乖睡去。
张开的时候，我把最风骚的
艳情舞跳给你一个人看。

后来我开始坐在众人之间聆听无数别人的故事。
听故事。
写故事。
然后把故事告诉很多不相干的其他人。
这样也很快乐。

除你之外，这是第二件让我快乐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我很满足。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夏天不远。
我醒了。

火焰中的灵魂随同身体一起死去。
海水中的我兴奋不已矗立在你的手心。
我把最风骚的艳情舞跳给你一个人看。

病人，嘘！

（又在咖啡馆）

对面高大个子的白人妇女
把手戳在婴儿车里换尿布
换呀换足折腾了十分钟
约在第九分钟时
骤然抬头
拿眼珠瞪我，那一眼
是什么中心思想？

我于是买来热茶和培根饼
翻开电脑坐定
打算谈谈那一眼中隐约露馅儿的：
痛苦
打算叫白人妇女抛砖引玉
再顺势提及
你我他她的痛苦
可

半天没写一个字
我恍然大悟我浅薄无知
病人之间别胡乱断病

全
是
病
人

美丽千年

驾一叶扁舟

你和我要去往遥远的孤岛

旅途中

我扔掉超短裙、指甲油

扔掉香水，与昂贵的化妆品

你把钱包丢弃

又将计算机同汽车砸得稀巴烂

怒目圆睁，高昂着声音冲它们叫喊——

恶魔！

跋山涉水

我们穿越时光，穿越了

憎恨、贪婪与离别

后来，到达那片碧绿田野之时

你走近我，拥抱我

两只鼻子彼此摩挲
两片小腹吸磁一般接合
两双手臂绞缠

我们将二十颗脚趾播种进田野
我们长成了一棵树
美丽千年

例行公事

我刚把耳朵张开
就听见楼下摩托车隆隆发动
和工人狠狠砸马路的声音
这类声音我一定是听见过许多次
几乎每天都有那么好几次
就像每天喝掉白色大杯子里的咖啡
密集的褐色斑点循环黏附
一点儿不担心形式美不美
要么还有
刚刚挂断的电话上
他们彬彬有礼并过分热情的邀约
一场形式倒还过得去
但中心思想含糊的文明饭局
我便装模作样又说了一次你好，再见
这话我必然也说过许多次
简直已经数不清
幸好没人打算认真数一数
否则还让不让人活了

癌

不如就承认
偏执症像呼吸一样如影随形
痉挛的姿势很难看
与它作斗争的结局
无疑使我像个虚弱的疯子
别再说了
姑且打开，让汹涌覆盖
一如什么慢性疾病什么扩散缓慢的癌
可，或迟或早
厌倦总会缤纷而至，我穷尽等候的那
巨大而乏力的——厌倦啊
给了我们多少次重生



之间

你果真不知道？
你轻轻描绘的
那些疯子
却是不露声色的
沉甸甸的诗人

你又换了副大嗓门：
“我看你真疯了！”
呵……你哪儿知道？
我远不及他们
自由与崇高

聆听

假使我谈到死亡
勿需慌张
就像聆听生活一样，聆听
死亡，像
聆听声音和
柔软的诗章

还是，把话说白了吧
这事儿它也
并不美，但
决不比活着
更悲伤

在地铁

玩一个游戏，排排坐
表情符号：要酷要淡定
咒语不谋而合：
“我们都是
木头人
不许说话
不许笑……”

瞧：那违规者！定是
醉汉与疯子

——腹诽之后，在地铁上
因为人数优势
我们
沾沾自喜

未遂

伦敦的夏天来了
天空蓝得要命
蓝得
我们想谋杀它

你说：去吧。微微抖动
无辜的睫毛
我当真拿来菜刀
可最终，我俩一事无成

后来
乌云像墨汁，染了天空
不得不看雨点的噼哩啪啦，使我
懊恼的想了想：
谋杀或者谋杀未遂，究竟
谁更勇敢？

现在的天，半灰半蓝的
我像大多数的快乐者

分辨不出

可我的快乐是装的



到此一游，过

海：

冬的颜色

起风时

裂作暗沉碎片，汹涌

包围一座桥

伸向中央，未达彼岸

天空：

巨型旧照片

边框泛黄

内容缺席

一种

不明真相的愉悦

太阳：

拖拽细长云彩

“0” 加一个 “一”

——璀璨夺目的棒棒糖

方才探出舌头
墨镜已成瘦脸工具
而已

咖啡馆：
那个“0”和“一”消逝以前
曾有一半慈悲一半险恶
光照着我的，一半
放弃了，另一半

“Push bar to open” ① ——
玻璃门在光亮领域
抛下橄榄枝
其实，又能逃到哪里去？

漂流瓶：
杰出的梦想家：
财富，美色
或善意，自由
滴蜡封存的
贪婪与天真
但愿它比我们更干净

明信片：
一加一加一
再加一加一加一
签上所有人名

以示到此一游

过

B.R.I.G.H.T.O.N.

布莱顿

① 译作：推门开门。

民主斗士

一些男性朋友
关心社会民主
浅薄夜色里
呷红酒
优雅皱眉
指点江山的样子
既贵族又摇滚

话锋一转
他们也关心孩子
“棍棒教育有好处”
“风险低，稳定胜于创意”
还赞美妻子
“无私的后勤部长”
“聪明——话少，低调”



后知后觉

刀光剑影
三十几岁的，她笑：
现在的大叔
就爱罗丽塔

学佛念经
四十几岁的，他叹：
老了老了，人生转眼
过了一半

后知后觉
二十几岁的，我想：
原来我们的
恐惧都一样

一头猪，打不打抗生素

有人讪笑：谁更高尚？

花钱置行头，花钱炒股买房

花钱难买我乐意，反正自食其力

希望工程或书籍，太他妈土鳖

有人不屑：谁更宽容？

说什么宽容，谁需要宽容

弱肉强食，这个世界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连同那仅存的摇摇欲坠的理智也遭到质疑：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崩溃是无伤大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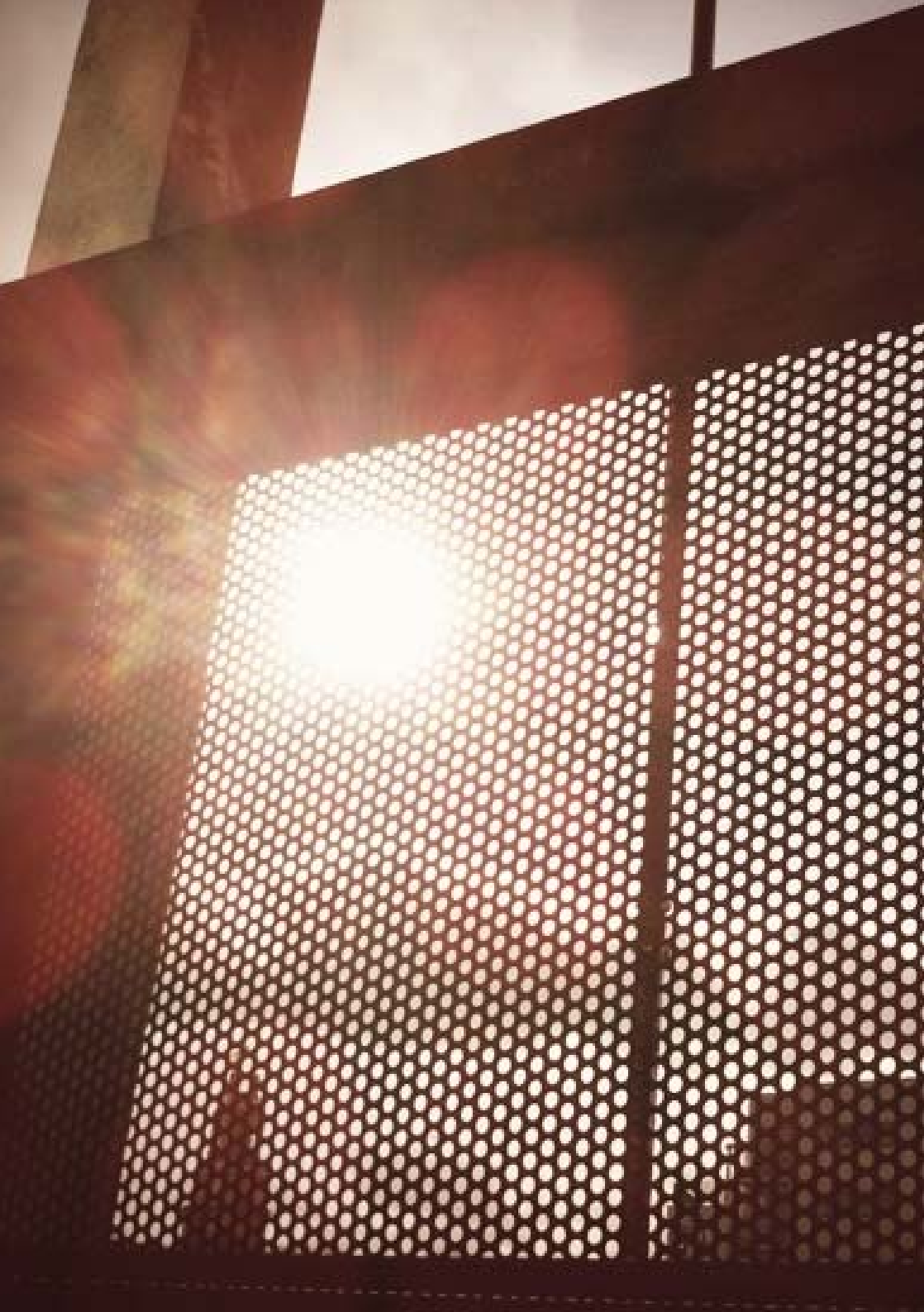
秩序会在无休止的博弈中重新建立

折腾即人生没有目的的目的

这儿有一个容器

把它填满，打翻，再填满

如此往复，死去活来，掷地有声



你们邀我一道，自己感动自己

然后我看见太阳灼热，像一个火球
然后我看见你们赤身裸体，香汗淋漓
扭打在一起，亲吻在一起
一面病态一面美丽

其实我偶尔也会厌倦我的小小私心
比方，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践
一头猪，究竟该不该打抗生素？

这些时候，这个世界，那个世界，就暧昧极了
没有“更高尚”，没有
“父权制下理性中心的冲动”
唯一疑点：宽容

我仍在 也只好寄希望于宽恕了对不对

堵塞

夜晚的东印度港街是
一片火焰
前后左右有冰冷的钢铁，发射
可以燎原的星星火点
转方向盘，再向前拥挤
亿万只打不死的小强
亿万种汗津津的喘息
向前拥挤，向前拼凑
一个壮丽也虚无的“人”字形

我们也在其中，在
一辆无论气味还是成分
皆疑似垃圾站的公交车上
一旁，等待的英国姑娘
皱眉，摆弄手机，发出
啧啧的声音
你在不远处颠簸，静静的
隐忍着

那时我想：我可以
把座位给你坐，可以
替你拎一会儿东西
可以，同你温柔交谈
好似我们，并未置身其中
只要，只要你
别中途逃离

摇篮曲

那就死上一会儿
或者长长地睡眠

未言明的戒律
火焰上的寂静
有片刻表里如一

噢听着，亲爱的
要天真无邪
流白色的血

和自欺欺人没什么关系

有时我是海
也是森林和太阳
如此坚决地相信
和自欺欺人没什么关系
气体在膨胀
液体在流动
胸口一只铁锤击打
铸成心的第二条命
世界间歇性顺眼
安全且不朽
这会儿能去散散步
走进熙攘的人群
表演刀枪不入



美好畅想

拉紧遮光窗帘
光影模仿午夜零点
时间
不得其门而入
我就安安全全
穿梭这个小幽默：
走进午夜卫生间
爬上午夜马桶
抽掉一支烟
抽完仍然十二点
按钮冲水
水自午夜流向
固若金汤的十二点
我是说，十二点
或者固若金汤的
随便什么钟点
的美好畅想

舞步飞旋

淡蓝淡蓝的海洋
是了无边际的天空
云的队伍游过，似
一支暗自快乐的群舞
咚恰恰咚
而后我真的看见了彩虹
在那幻影的弧度消逝以前——

也牵我跳支舞吧
舞步飞旋，就像没有摩擦力

在丢失注脚的地图上

失语

如同岩石那样切割喉管

追光灯下，烟雾迷离

在窗棱的嘶吼中

浓缩成一滩厚泥，铸成歪曲的泥碗

等待你的失落

如同等待我的

是谁，险些将可能性封锁

是什么，依旧顽固攀越狭长隧道

走过来

太远还是太近，焦点发虚

七彩的颜色聚成一簇

混沌反射在镜中，不过是循环往复的

无数个我

但这不是个好理由，于是



在丢失注脚的地图上
绕道远行，来回走动
狂奔向那深冬夜里
无法辨识的，涌动的地平线

没有同谋

现在就死去！
如此往复的呢喃着
匍匐，蠕动，在这里
未必就可以不失去，但你

不是同谋
尽管成为血红色欲望的始作俑者
你并不清楚，这秘密策划的
极度狂欢，幻灭之后

起誓接连破碎，除爱情之外
亦未能幸免于难
瓦解的，铺成了碎石子路

无论通向地狱或天堂，审判者
都面临着罹难人
陨落之后最坚忍的沉静

滚动的浪潮穿上外套
划不出
一道泪痕

混蛋，或是贞节之血

就这样喧嚣，嘶吼着
从一排排贫瘠的村落
到皮条客讨价钱的城市中心，无可否认

你是个十足的混蛋，或者说
月光刺眼之夜
少女未曾流出的
贞节之血

把烟点燃，烟圈勾勒出
最干净的肺部，用最后的纯情
把玩妓女的风骚，岁月的沙尘暴
咆哮在流浪歌手的脚踝处
青涩的喉管高唱着
闻所未闻的污秽

于是你是个十足的混蛋，或者说
月光刺眼之夜

少女未曾流出的贞节之血
甚至连性别也混淆
哭与笑纠成麻花
咬在嘴里分不清，这滋味
那滋味，嘴唇
还是不是嘴唇
还是最忠实的语音信箱
谁留下过什么，记载一台戏
抑或根本没有戏

他们与她们
也从来不曾弄清，这就愈加显得
多余并笃定
你就这样喧嚣，嘶吼着
从一排排贫瘠的村落
到皮条客讨价钱的城市中心

伪教徒

天使走进草棚 带来的
噩耗 叫人气管阻塞
蜡炬成灰 还是
灯芯沾了污水 静悄悄的
熄灭

从此以后 没有你
你也 没有我
同我恋爱的眼睫毛 也如
灾难现场
枯草连根拔起 而这
就是我 一直担心的事情

死亡之后的
遗失 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

我也问自己
因而信了上帝 算不算

虔诚？又或许
我从未归顺天堂



以爱之名

叹息，妆容浓重
以爱之名厌弃
岁月，病入膏肓
在弥留夜晚喘息
童年，我的少年与残障
使我原谅
刀口，一处处刀口
是谁坚持的幻觉

燃亮幽灵的神灯
升起乌鸦的图腾
召唤却嘶哑——
你于是往回走
一袭褴褛的裙衫
一道混浊的沟壑
容颜无辜

足

从南方或者更南的街口开始，
去远方，还有更远的地方
裸露的枝丫，山脉平稳呼吸
嚎叫的风
岁月流转的雨——

如此，杂乱的交响
无法书写一种结局
那么还有一千种结局
错过在尚未错过的一步之间

继续以跖骨聆听教堂——
高塔里古钟的呜咽，地铁——
隧道中落泊的首席提琴手，肌腱
也生长眼睛——
凝视龙舌兰潮汐般的渴望
也生长嘴唇——
但绝口不提，贪婪，或者梦想

从南方开始这长征
这放纵，这磨难，这享乐
这痛，这样荒诞绝伦的
句点还是篇章

只为向上弯成
一张弓，寻觅
一支箭，徒劳的射向——
友军的盾牌



云端

那一端必定也有故事
也有巨人守更的山脉
水蛇般狭长的海岸线
灯光与若隐若现的
生活，装点山谷的庄严寂寞

还有被撕裂的白昼
战栗着闪烁
王者羽翼丰满，乌黑
翅膀张开，拍打
从中你裙裾飞扬，缓步走来

只一个轮回的
呼吸，眼眸忧伤
便吹散山谷，打湿了灯芯
暗淡成一张广袤的平面
淡成深深浅浅的粉色的
潮汐，水雾沸腾的仙女的

湖泊，贵妇般神秘
也有些孤独的岛屿

那一端必定也曾有过故事与
生活，她的爱情与
等待——这
必定不是疯话，尽管那似乎就是
一瞬间的事情

囚徒. 等候.

一大朵 一大朵的棉花
是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的山脉

山脉的对面，她被遗弃
被一个名字，或者她自己
置放于正方形的玻璃牢笼
关押亿万年

亿万年，或者更久
比如说永恒
或者更短，短过秒针的
一次跳动

跳动的，还有突兀的脉搏
张扬的血管
还有整个大气层中
沙漏沥出的痛苦



或者谎言

谎言出自每一张嘴
或是她对每一个人
都撒了谎？那么

疑云丛生：
究竟谁是元凶？
谁又将谁囚禁？久久等候
那声冲向彼岸的呐喊

呐喊的回声散落，织成一张
天边透亮的保鲜膜
展开，收拢
吊起一串彼岸的光亮

光亮四周，山脉隐去
她在正对面的那一点
被囚禁着，焚烧欲望
坠入亲手凿开的窟窿

这午夜

没有语言
也是最喧嚣的争执
嘴唇之外，震耳欲聋

巧舌如簧
也是最入戏的表演
戏台之下，一片死寂

我知道你有时
痛恨我的敏感，正如我痛恨
那不动声色的月光中——

百叶窗的影子
变作天花板的伤口
你身后的影子
是我缄默无痕的清醒

就这样，一双孤影面面相觑

在你连厌恶也丧失的
鼻鼾声中，在
这午夜



天空就要亮起来

凌晨四点的街道，伦敦
我骄傲而忧伤
你在前面走

看一眼马路，我说：
这里可以踢足球
你垂头，疲倦的甩着手

转个弯
天空就要亮起来
左边的路口，年轻人
在尖叫，在笑

很久以后，我想我会
怀念这时间

那年

你恋过的身体，在我们
逃亡的第一站
瞬间枯槁

皱纹裹夹
失真的诺言，是那年
你曾哼唱过的残断歌谣

不可告人

昨晚上我怀着
不可告人的目的
吃光冰箱里的桔子
八个坏了俩，剩六个
六神无主的“六”
是什么字的谐音
就像桔子也是太阳的替身
我们热爱的美妙太阳

这个夜里我总共吞下六只太阳
之后获得仪式感的充实
或更虚无
总之也都不重要
总之天空生长着真实的一只



一片巨大的荒原

在天亮前的十几分钟
你无预兆的来了
拼命的爱了一会儿，就为了
十几分钟之后
又毫无预兆的离弃

在你发疯一样狠狠的爱了又离弃之处
有一座俗里俗气的石桥，那里
空气冷得出虚汗
路灯暧昧的呵气，弄得
那些吻也潮乎乎的

我未来得及被风干嘴唇，就忙着
把眼睛斜向别处，做出
满不在乎的表情
你还是一副
天要塌下来的样子
上蹿下跳，扳住我的肩

然后天亮了
你，风一样绝尘而去

因为余兴未尽
我的胸口长出
一片巨大的荒原
接下来的几秒钟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做出
满不在乎的表情

什么村庄

我发誓是真的
前后想过
万一发财的日子

就建一座村庄
面朝大海①，充满阳光
而你们，而妳们
统统来了
歌唱，舞蹈，写诗
饮酒，奔跑，大声笑

还要，将手掌覆盖灵魂的胸膛
宣告：一切以善出发的童话
及其合法性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纯洁
所有人同所有人相爱
日日夜夜
就这样在一起吧那么

想过之后
一切如常

就像眼下，歌里在唱：
告别和死亡
就像眼下我还
没有发财

倒也并无意外呵

无非
岁月流逝，我还没有发财
也没有
什么村庄

① 此句借鉴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向远方

我在心中埋下一个秘密
计划在四十岁那年
死去
今天遇见一个词，说
那叫——“青春晚期”

以上计划产生于
秋冬难辨的
冰凉夜晚，伦敦
并不暧昧
天空扣上棺盖，总有谁
已经死了吧

最好死在
壮烈的黄昏到来之前
灵魂穿过，尚年轻的胸膛
向远方
着手无终点的旅程



有些，疑似永恒

必须谢谢你们曾经热爱
或正青睐，我的青春
而对于此事，我日渐感到
抱歉得很

灰 伞

你羽翼尚丰满
却被谁折断？
在一团灰色的
灰色的 泥浆 或积水中
摇摆你的桨 猖狂的雨过之后

你丢失的 是一缕
曾安置你的灵魂 但
生活对我说 每一次抛弃
都该有个好借口 那么
谁是你的主人？



裁 缝

我曾穿越缭乱景色，我
从未悔过
戳破的青春
有时漏风，便
抓一把生活的烟幕
缝缝补补

A woman with dark hair tied back, wearing a white long-sleeved dress, is seated on a black piano stool and playing a dark-colored upright piano. She is smiling and looking down at the keys. The piano has a bottle of coffee on top of i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爱珍宝店 感谢惠顾！
<http://www.aizhenbao.com>

主办：国际作家联盟 发行：爱珍宝店
网址：www.zsocr.com 邮箱：cnym@zsocr.com